

内蒙古西部方言里的交往交流交融印记

清代以来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浪潮，使内蒙古西部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生活的家园。在这里，大家平等相待、友好相处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仅形成“血脉相融、骨肉相连”的共同生产和生活方式，也形成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。

最为明显的是当地彼此相融的语言和戏剧表达方式，从中可以看到，在这片热土上，各民族共同生活早已水乳交融。内蒙古西部方言和戏剧除了以晋北和陕北语言为代表的汉语成分外，还将其他各民族语言杂糅其中，形成一种独特的“风搅雪”语言风格和“大杂烩”表达技巧。

“风搅雪”是各民族语言融合现象的典型代表。内蒙古西部方言里，不少方言完整或部分运用蒙古语词汇。比如，蒙古语里骂贼寇或小偷是“忽拉盖”，汉语音译为“忽拉格尔”或“忽拉盖”。在元曲里能看到这个词，如关汉卿《哭存孝》中，李存信的一句道白说：“一对忽刺孩，都是狗养的……”其中，“忽刺孩”就是盗贼的意思。元代有官名叫“忽刺罕赤”，也译为“忽刺孩赤”或“呼拉干齐”。“忽刺罕”意为盗贼，“赤”相当于“人”或“者”，表示所操职业。“忽刺罕赤”意为捕盗者，《元史·卷九十九·兵志二》：“捕盗者，曰忽刺罕赤。”

在内蒙古西部农村，“忽拉盖”这个词语使用频率非常高。除了盗贼的本义之外，人们骂那些不守信用的人或奸滑之辈是“忽拉盖”。逐渐地，那些游手好闲和坑蒙拐骗之辈也被骂作“忽拉盖”。在民间流传中，词语也有创造，比如，“贼忽拉”的使用频率要比“忽拉盖”还要高，这绝对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发明，“贼”是汉语，“忽拉”是蒙古语，放在一起加重了詈骂的语气。后来人们把贼眉鼠目也说成“贼眉忽拉眼”，意思也很清楚。但有时生活场景变了，词语的意思也会改变。比如，特别亲昵的好朋友好久不见，见面打招呼时也会说：“贼忽拉，你这两天去哪里



2024年4月27日，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的准格尔旗北京文化旅游周启动仪式上，准格尔旗漫瀚调演员王慧萍（左）、李斌演唱漫瀚调。

了？想死我了。”

指代不同职业或性格特点的人群，许多内蒙古西部方言也用多民族语言混搭。过去人们用“种地的好把式”称赞种地能手。“把式”是蒙古语“巴克希”的音译，意为老师，方言里引用来称赞能工巧匠。再比如，形容一个人直来直去，用“直忽筒”这一词。这也是语言混搭的词汇，“直”是汉语，“忽筒”是蒙古语“井”的意思，也译为“胡同”或者“呼都格”，并当然是直来直去，在内蒙古西部把较长的圆筒状东西或器物也称作“忽筒”。

“圪圪”这个词在内蒙古西部也经常使用，这个词语比较好地保留了蒙古语的发音和意思。“圪圪”，读作kū lū è，这是蒙古语“库伦”的音译，就是“围起来的草场”或“圈起来的地方”。比如，“草圪圪”指围栏保护起来的草场。这一词语被广泛运用于地名和村名，比如，邓井圪圪、圪圪补隆、大圪圪等村庄的名称。

内蒙古西部农村人家过去在房前屋后扎篱笆墙或土坯墙围一块空地，这就叫“圪圪”。“圪圪”里面可以种菜或堆放柴草，也可以把牛羊圈起来。“圪圪”的“圪”有时读为二声，是指用细长的东西围起来的圆圈，“画一个圪圪”是指画一个圆圈，“炸油圪圪”则是指油炸面圈儿，“用铁丝窝一个圪圪”是指用铁丝窝圆圈。当“圪”读成平声时，“圪圪”是一个动词，是蜷曲的意思，比如：“身

体圪圪着睡得不舒服。”

内蒙古西部方言里的动词和形容词等也有许多“风搅雪”的现象。比如，“这个人逛得没影儿了”，其实“跑”是“逛”的原义，就是说“这个人跑得没影儿了”。“逛”是蒙古语“贵和”的音转，“贵和”的意思是“跑”。蒙古语里有一个词发音为“灰塌日乎”，意为“变冷”，逐渐地这一词在汉语方言中引申为“冷清”。在内蒙古西部方言里读音转为“灰塌二乎”，形容冷冷清清或凄惨悲凉。再比如，“抹脱”蒙古语本意为衰落之意，在西部方言里也指做事出格或过头之后出了事。

一些内蒙古西部常用方言，外地人根本听不懂。比如，“叨拉”是“聊天、拉家常”的意思。蒙古语“叨拉”，意思为“歌唱”，这个词被汉语吸收后转为“闲聊”的意思。再比如，孩子贪玩，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家长们会说：“娃娃们把家里害成个虎卜尔害了！”在这句话里，第一个“害”是“淘气、贪玩”，“虎卜尔害”是蒙古语“乱七八糟”的意思。其实，比较标准的蒙古语发音是“额瑞好瑞乌贵”，在汉语方言中逐渐讹转成了“虎卜尔害”。

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清征剿西北的准噶尔部叛乱，大批满族将士陆续进入呼和浩特，乾隆年间驻防右玉的八旗官兵部分迁居到呼和浩特。因此，呼和浩特形成多民族语言“风搅雪”并带有晋西北口音的“此地话”。呼和浩特附近的

“此地话”有不少满语词汇，而且这样的词语经过多年的融合渗透，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一方土语，连当地人都不知道，方言里包含了大量满语词汇。比如，说“有点骨气，不要让人黑眼”，“黑眼”是满语“哈眼”的音转，原指“放荡女人”，后指“被人鄙视、瞧不起”。再比如，“邋遢”一词也来源于满语，形容人穿戴不整齐、不利索、不整洁。

在呼和浩特市方言中，有好多形容程度的词语源自满语。比如，“这个人咋糊里八都的”，满语“阿里八图”的原意为“做事不利索”，后发音讹转为“糊里八都”，指办事糊里糊涂。再比如，夸赞“这个娃娃长得很敦实”，满语“阿克敦”是指人长得壮实，满语和汉语合成了“敦实”一词。在呼和浩特市，没有烧开水叫“温突水”，“温突”是满语，口语为“兀里巴突”，指不冷不热的水。再比如，“毛糙”也是满语词汇，原指笨拙，延伸为“毛手毛脚”的意思，后又引申为“办事不认真”或“磨蹭不利索”。再比如，“红麻肉棍”，是满语“胡来混”的音转，是“赤身露体”或“赤裸裸”的意思。当地人经常说“那个家伙真是个圪出老财”，“圪出”满语的本意是“刻薄”的意思，后引申为“吝啬”。

内蒙古西部方言里有很多带着山西味的词汇，其实也源自满语。比如，女人们嫌丈夫没本事，说自家男人“窝脓格几”的。除了“窝囊”的意思外，“窝脓格几”还有“推不在人前头”“死狗扶不到墙上”的意思。其实，“窝脓格几”满语原意是“小东西”，后来引申指做不成事的人。再比如，“不要穿得黑死烂干的”，本来以为是“穿得又黑又烂”的意思，结果满语“黑死烂干”就是“衣衫褴褛”的意思。再比如，方言里吃光剩余饭菜，叫“杀格”或“格杀”饭菜。“格杀”在满语里原指“鸟兽的残食”，后衍化为“吃干净”。有的村庄也说“把饭扎格了”，这“扎格”满语原意是“吃食东西”，后来延伸为“把饭菜吃干净”。（下转7版）